

■ 国际观察

野田阅舰 滥用二战用语 意欲何为

不管是选举政治需要还是不经意失误,野田滥用二战用语都是不负责任之举,将自己的浅薄乖张瞬间暴露于天下。

日本自卫队14日举行大规模阅舰式,野田佳彦在向自卫队官兵训话时使用了“更加奋进努力”等旧日本海军在二战前后使用的语言,引起各方争议。

野田参加的这次阅舰式,属于日本自卫队的例行年度阅舰。但由于近期日本与中韩之间因领土争端而引发敏感凝重的氛围,野田训话无论就其内容还是措辞语调,均引起三国媒体舆论的侧耳细听。在此背景下,野田训话用语,无疑格外刺耳。

执政一年的野田,为何明知自己处在一言一行均在国内外显微镜下的特殊敏感时期,还发出如此刺耳的噪音?

分析起来,野田如此用语的最大用意,莫过于因应选举政治需要,巩固民主党内外支持他的右翼基本盘,拉升其“跌跌不休”的民意支持率。众所周知,野田自从去年9月上台以来,民意支持率一路直线下滑。

内政上举步维艰,外交上烽烟四起,野田可谓一筹莫展、焦头烂额。在此背景下,他祭起语言吸引眼球的应急招数,企图以侵略战争时期语言向偏右民意示好,以巩固其选举基本盘。

殊不知这类带有历史污点的二战语言,虽能暂时迎合极少数右翼政客和民众,却极易激发多数爱好和平的日本主流民意反感,显然是自杀式的烂招。

当然,野田在明知与中韩关系极为紧张僵滞的敏感时期,仍然口不择言,背后显现的是日本中生代、新生代政客们的稚嫩、浅薄和乖张,毫无自民党老一代政客们,如岸信介、福田赳夫、大平正芳等的持重、老成和城府深厚。

造成这种语言上稚嫩、浅薄和乖张的原因,无外乎不少中生代新生代政客都是得父祖辈政治余荫而少年得志,政治历练不够、根基不深,执政经验极度缺乏,或者长期在野唱反调形成惯性或恶习。从小泉纯一郎的执拗怪异,到麻生太郎的大嘴惹祸,到前原诚司在语言上的赤膊上阵,再到今天野田的二战用语,日本政坛这种因言添乱、大嘴致祸的政客层出不穷,已不足为奇。

不管是选举政治需要还是不经意失误,野田滥用二战用语都是不负责任之举,将自己的浅薄乖张瞬间暴露于天下。这样的政客当道,怎能不让日本国内及国际舆论失望摇头?

□张智新(学者)

■ 议论风生

“被幸福”的莫言正被“过度消费”

各类关于莫言的“传奇”,不过是在过度消费一个“热点人物”的商业价值。

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接受央视采访,在被记者追问“你幸福吗”时,莫言干脆地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10月15日中国新闻网)

在很多人看来,“诺奖加身”后的莫言定然是幸福无比的:有人送房子,有人送商机,有人操心故居……“更加奋进努力”等旧日本海军在二战前后使用的语言,引起各方争议。野田参加的这次阅舰式,属于日本自卫队的例行年度阅舰。但由于近期日本与中韩之间因领土争端而引发敏感凝重的氛围,野田训话无论就其内容还是措辞语调,均引起三国媒体舆论的侧耳细听。在此背景下,野田训话用语,无疑格外刺耳。

那也太装了吧。刚得诺贝尔奖能说不幸福吗?个中委婉,堪比“天凉好个秋”。

从获奖到今天,个个说着“以文学的名义”,那些与莫言忽然沾亲带故起来的各色关系,又有多少真正与文学有关呢?这是个心照不宣的问题。对莫言来说,恭喜、尊重,足矣。诺奖的意思,不比竞技体育的赛事,不是很多人忘了一个老理:幸福是什么?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因此对于莫言来说,“我现在压力很大,忧虑重重,能幸福吗?”但为了不至于太给那些希望其无比幸福的围观者面子上过不去,于是礼貌地加一句,“我要说不幸福,

中,“压力山大”俨然替代了纯粹的获奖快感。

“被幸福”的莫言,像一个符号,快乐在一些人的想象与定式思维里。而这样一个符号,在更多人眼里,是带有契机意义的筹码:譬如出版界,水涨船高的定价、奢华绝伦的包装,趁热打铁造势宣传,捞一票真金白银再说;譬如某些政府部门,打造故居圣地、创意展览经济,发掘这棵“摇钱树”的最大商业价值,再来一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譬如投机商人,哪怕一幅字画、只言片语,炒作点话题再说,眼球就是效益,反正攀附“无下限”……扑面而

来的“传奇”,与文学无关、与莫言无关、与诺奖无关,不过是在过度消费一个“热点人物”的商业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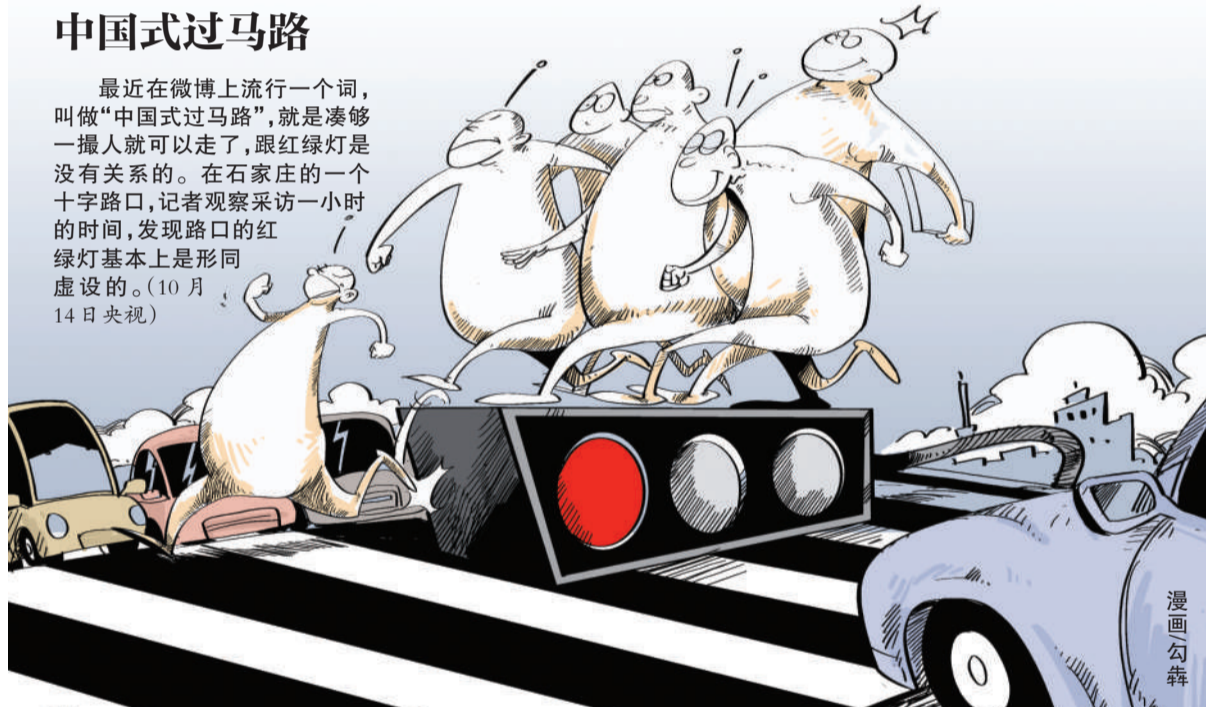
诺奖不是一切,莫言的诺奖也并不会真正与天下万物“与有荣焉”。中国文学还在路上,那些早已“走散”的文学男女青年,也断不会因一个诺奖而以粉丝的身份再度皈依,甚至那些缺钙的创意能力与科技短板,也绝不会因为一个文学诺奖就缩短了比肩大师的距离。没事儿少打扰人家的“幸福”,或者至少,读几页莫言的书,再来“围观”或“加油”好吗?

□邓海建(媒体人)

■ 时事漫画

中国式过马路

最近在微博上流行一个词,叫做“中国式过马路”,就是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跟红绿灯是没有关系的。在石家庄的一个十字路口,记者观察采访一小时的时间,发现路口的红绿灯基本上是形同虚设的。(10月14日央视)



■ 视点

“临时放弃面试”当然关乎诚信

权利从来不是单向的,也绝不是无边无际、不受任何约束的。

昨天,国家公务员局发布《诚信报考,从我做起——致广大参加公务员录用考试的考生》公开信,提醒考生勿弄虚作假骗取资格,勿“试考”浪费资源。已确认参加面试却临时放弃、录用报到时放弃职位等,也都将被记入此诚信档案库。(10月15日《北京晨报》)

公开信已经连续发布三年,前两年都是由“诚信报名”、“诚信准备”、“诚信考试”三大段构成。今年公开信最大的变化就是,首次增添第四段“诚信履约”:希望广大考生不轻易爽约,不要随意放弃面试资格和录取资格。

对这条国考“新政”,舆论应该不会放弃围观,其中肯定会有声音拿公民权利说话,认为无论放弃面试还是放弃就职,都是当事人享有的权利,不该被阻止。

不过,权利从来不是单向的,也绝不是无边无际、不受任何约束的。作为权利的放弃,不仅不抵触作为义务的坚守(无权放弃),前后还可以转化。

精准把握此次国考“新政”的相关关键词,不难认清,“临时放弃面试”被记入诚信档案实属合情合理,一点也不为过。所谓“临时”,已然被量化为具体指“面试当天”,这边接既定方案忙得不可开

交,那边不声不响,人就无影无踪,这样的爽约究竟是关乎权利呢,还是关乎诚信?答案是很显然的。如果经历了笔试、面试、考察、体检、公示、备案等一系列繁杂环节之后,当事人竟“临时放弃报到”,诚信问题那就更大了。

“放弃”与“临时放弃”,性质是不一样的。譬如生活中常有的请客吃饭,若因故不能赴宴,提前告知一下,这不算失信,恰恰是很守信的表现。但如果搞起突然袭击,等到饭局摆开架势之后,仍既不见其人亦不闻其声,相信谁都会害怕遭遇这种言而无信的客人。

事实上,虑及当事人最初的人生规划抑或不免粗糙,整个招录过程早已预留充足的回旋余地,也就是说,“退票机制”是存在的。网上报名参考之后,需要“确认参考”;正式面试之前,又有一道“确认面试”程序——“确认”二字分量不轻,若有什么变故,当事人完全可以在一个合适的环节上行使自己放弃的权利,偏等到不可为而为之,那就是不折不扣的违约了。

节骨眼上的违约是有后果的,让用人单位当年的补员计划落空,因此被记上一次“诚信事故”,应该没有理由喊冤。

□王景曙(媒体人)

微言大义

[家庭聚会玩手机]

近日,青岛市民张先生与弟弟妹妹相约去爷爷家吃晚饭,饭桌上老人多次想和孙子孙女说说话,但面前的孩子们却个个抱着手机玩,老人受到冷落,一怒之下摔了盘子离席。

手机,促进了沟通还是拉远了距离?手机本是为了促进并方便人们之间的沟通,而一则“家庭聚餐儿孙全在玩手机,老人发怒摔盘离席”的新闻,却开始让人重新审视手机对现代人的意义。高科技改变并加速了人们的生活,但无形中淡化了人们之间情感的传递。“智能”的社会,别缺少真情。

——沈东军(企业家)

现在孩子的通病,对不熟的人这样,是不礼貌,对亲人这样,令人心寒。现状是微博等网络互动频繁,但现实沟通不足。如若真正动情时,谁人有空玩手机。90后的娃此症状稍普遍和严重,手机依赖需有度。

——Mu_慕(职员)

说真的,这习惯确实不好,还有那些众处时煲电话粥的。出外和朋友游玩、聚餐、开会、看电影,那些只顾自己玩手机不理他人感受的人其实是不受欢迎的,表面上不影响他人,实际上会对别人造成伤害,慢慢会被人疏远。

——颜翔GOLF(企业高管)

[其他]

从1970年起就流亡中国的西哈努克亲王到全国各地访问时一律按外国元首待遇,几十万人夹道欢迎,载歌载舞。“文革”中的电影极少,最常放映的就是《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所以民众说中国只有两大明星,西哈努克亲王与莫尼克公主。莫尼克公主不断更换的服装,是“文革”灰暗中的一抹亮色,是一些爱美女孩的最初启蒙。

——雷颐(历史学者)

近日看到一位家长对于自己刚上小学的孩子的担忧。我的孩子郑亚旗上小学第一天放学问我,屎是热的好吃吗?见我瞠目,他说老师斥责一位动作慢的学生“长大吃屎都接不上热的。”他在一所重点小学就读,老师是优秀班主任。过了一些年,我就自己在家教孩子了。如果孩子在学校没有尊严,对民族的未来不利。

——郑渊洁(作家)

在瑞典,读者每次在公共图书馆借一本书,国家要给瑞典的作家一定回扣,一次几毛钱。这种回扣中有一部分直接给作者或译者,有一部分留给作家基金会,作为给一些作家和翻译的写作补贴。赚大钱的作家就这样帮助了穷作家。算是一种团结互助的方式。

——陈安娜(翻译家)